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飛劍記 第七回 純陽游大庾謁齋 純陽召將收狐精

卻說洪都地方，一地名叫做橫浦大庾嶺。有一富家子，姓金名煜，素好交接雲水之士，建一大庵，雲水士往來輒從庵中居住。或住三五日去的，或住半月日去的，或住一月去的，只見那一所庵中，座上客常滿，廚中齋不空。一日，金煜就著庵中建一個黃籙大齋。你看那個齋壇齊整不齊整？則見：莊嚴道座，品列仙階，聚道眾羽衣炫耀，迎仙真鶴駕徘徊。點大明燈，光光朗朗，渾訝是空中列鬥，奏大法鼓，丁丁東東，卻疑是天上鳴雷。鳳笙兒咿咿啞啞的細品，龍笛兒嘹嘹亮亮的橫吹。蕪沉香檀香，翠騰騰煙光凝紫府；結寶幡寶蓋，紅爛爛霞彩映瑤台。酒酌的是潔潔淨淨銀甕裡松花正熟，花獻的是芳芳馥馥玉池中菡萏初開。黍稷惟馨，從東筵西筵列定；蘋蘩最潔，自南澗北澗彩來。對香風展茲經卷，挹清流濯彼金壘。此既有誠心上格，彼豈無仙子下來。

純陽子躡著一朵祥雲，忽聞得香煙撲鼻，樂聲嘹亮，展開仙眼一看，只見一所庵中，姓金名煜者在那裡修建黃煜大齋。純陽子心中暗想道：「此人修這樣大齋，不知是真心好善的？假心好善的，須試他一試。」於是按落雲頭，在那庵外遠遠處伺候。直等他散了齋的時節，卻扮作個檻褸道人，特來這個庵求討些齋供。

時大齋方罷，金煜見這個道人破衲頭、破揪巾、破草鞋，身上又十分臭穢。他雖是個好施捨的，到此卻又不施捨，也不吩咐那家僮把些甚麼齋供，把些甚麼酒飯管陪著他。那家僮們見主人沒有吩咐，哪裡肯憐惜於他？且罵著：「這個道人，你既要化齋，前日怎的不來？昨日怎的不來？今日齋罷了才來，落了你的魂！」道人說道：「我雖然來遲，你筵有剩齋，廚有剩飯，管我一餐去也好。」那家僮道：「沒有！沒有！你快去，莫等我打你！」道人不去，那些家僮們遂拿一個老大的拳頭打將過來。道人乃題一《減字木蘭花》詞於石壁，雲：

暫游庾度，白鶴飛來共誰語。嶺畔人家，曾見寒梅幾度花。

春來春去，人在落花流水處。花滿前溪，藏有神仙人不知。

又題一絕句詩，雲：

擺脫煙霞謁大齋，大齋已罷卻空回。

慙慙說語金居士，枯木岩前花不開。

道人題畢，末後書云：「無心昌老來。」五字書罷，竟入雲堂，良久不出。遍尋覽之，已無蹤跡。徐視其字，毫光爛燦，深透於石壁之後。始知昌字無心，乃呂公也。金煜頓足言曰：「吾飯僧一十二年，並無應驗。今有一神仙至，而不能待他一箸飯、一杯茶，設甚麼齋？修甚麼供？他說道：『枯木岩前花不開。』盡說我沒有善根。」遂憤惋而卒。

純陽子離了大庾，又躡著雲，乘著霧，來到青城山。只見這一座山，高為天之一柱，秀作海之三峰，山下就有個丈人觀。其丈人觀中有一羽士，姓黃名若谷，風骨清峻，戒行嚴緊。或有施主們叫他治疾，又或有施主們叫他驅邪，他只用「天心符」、「水飛符」召將，極有效驗。若谷得人錢帛，即散施貧乏。純陽子知得這個道士的德行，乃按落雲頭，詭為一法師訪之。若谷亦見了這個法師丰姿迥別，骨骼超群，就十分敬重著他，留宿月餘。

一日，純陽子問取若谷，說道：「汝驅邪治病，飛符召將，可曾見得將之真形麼？」若谷道：「這怎麼見得？但只是用法用先天一氣，將用自己原神爾。」法師道：「我若用法時節，運掌成雷，瞬目成電，噴沫成雨，呵氣成雲。幾天之將、地之兵，若有宣召，皆現取真形出來。」若谷搖一搖頭，伸一伸舌，說道：「此樣事除非張無師、薩真人才做得。」法師道：「這卻不難。」若谷道：「此青城山北鄉，地名秀墩，一姓陳的人家，有一個男子被狐狸精染了，明日正欲請我去驅治。既如此，先生可代我治之。」法師道：「如此卻好。」

明日，若谷同著這位法師徑到病男子家裡，建一所法壇。若谷請法師上壇，飛著靈符，召著神將，斬著妖邪，救那男子一命。好一個法師，遂升了高壇之上，捏著個三台的訣，步著個七星的罡，敲著五雷的令牌，焚符一道，只見毫光爛燦，如龍又不是龍，如鳳又不是鳳，隱隱約約，直上天宮而去。法師又口宣諦語，說道：「雷霆號令，疾如星火，以今關召天將，速至壇前，伏聽法旨。」只見須臾之間，電掣雷奔，一陣好大的風呵：

無形無影透人懷，四序能令萬物開。就樹撮將黃葉落，入山推出白雲來。

風過處，刮將一位神道，立在壇左側。見他戴的是漢巾，穿的是綠袍，係的是玉帶；丹鳳之眼，臥蠶之眉，手提著光閃閃一口青龍偃月的刀。法師問道：「是何神將？」那神說道：「某非別，是玉泉山顯聖的關將便是。」法師道：「站立壇前，有事指揮。」只見一陣風過，又一陣好大風呵：

有聲無影遍天涯，庭院朱簾日自斜。

夜月江城傳戍鼓，夕陽關塞遞胡笳。

風過處，又刮將一位神道，立在壇右側。見他戴的是兜鍪，穿的是紫袍，係的是金帶；黑漆之臉，豹環之眼，手拿著鋒稜稜一條水磨的鋼鞭。法師問道：「是何神將？」那神說道：「某非別，是上清龍虎山正一趙玄壇便是。」法師道：「站立壇前，有事指揮。」這法師召這兩位天將到不打緊，若谷在傍邊觀看，見了一個紅面，紅的似胭脂，一個黑面，黑的似煤炭，他兩個威風凜凜，殺氣稜稜，長又長似天王，大又大似金剛，就驚得戰戰兢兢的。

好一個法師，就去吩咐著關、趙二天將，說道：「此處有個狐精為靈作害，你兩位可搜山邏嶺，捉將過來。」只見那兩位天將應聲而去。須臾之間，就把個九尾狐精活喇喇擒將過來。法師一看，原來是雌狐之精，這狐精真個是奸巧會假那虎威，妖嬈會變著女子，白樂天曾有詩云：

古塚狐狸性最狡，化為婦人顏色好。

頭變雲發面變妝，大尾曳作長紅衣。

那法師見了這個狐精，飛劍一斬，遂成兩截。斬訖，卻回互關、趙二將，各返天宮。那男子被狐精染的死裡逃生，卻來叩謝著法師救命之恩。此卻不在話下。

這法師卻又回到若谷家來，若谷說道：「先生飛靈符，召真將，必自神仙中來，還可以傳吾道否？」法師道：「子左足有北斗星，尚缺其一，再更一世，才可以成仙。」若谷大驚，說道：「某左足有黑子，作北斗七星之狀，而缺其一，未嘗為人所知，今先生知我，真神仙也。」遂乃問己之壽數，法師倒書九十四字於紙上。將欲別去，乃題詩於壁，雲：

醉舞高歌海上山，天瓢乘露結金丹。夜深鶴透秋空碧，萬里西風一劍寒。